

巨思
文庫

科学史经典系列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存在巨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

[美] 诺夫乔伊 著 张传有 高霖江 译 邓晓芒 张传有 校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

总 序

“三思”者，~~三思~~三思之谐音也。出版“三思文库”的核心目标，是要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文化，因而，在这套立体开发的大型多系列丛书中，科学史经典系列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

关于研究和学习科学史的意义，似乎已经不必再多谈。虽然学术界在对于像科学史的功能或科学史的意义等问题的讨论中，尚有多种说法并存，但不论对于科学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还是一般公众来说，科学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可以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和科学文化，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得到公认的。当然，在许许多多的其他方面，科学史也都具有着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取代的重要性。

然而，与有着悠久传统的其他历史学分支相比，科学史又只是一个晚生的小学科。直到大约 19 世纪，较为系统的学科史形态的科学史才开始在西方出现。此后，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巨大影响，科学史学科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无论就研究者和出版著作的数量与水平，还是就研究对象的广泛、研究方法的多样、研究视角的新颖以及研究层次的深入来说，在世界范围内，科学史都已

经发展为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像其他学科一样,科学史这门学科在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留下了一批经典之作,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我们都不应忽视科学史的这些经典之作。

在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传统源远流长,在丰富的历史文献中,也很早就有了萌芽式的科学史著作。但如果超出对史料的汇集和简单记述的层次,中国学者对科学史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大约始于本世纪前后。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大多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的范围内,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对西方科学的发展和成就缺乏全面的了解,在科学史观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西方相比,我们也有着明显的落后。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要想以更广阔的视野了解西方科学的发展,在国内引进译介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特别是那些经典著作,是一项重要而且必须进行的工作。

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许多西方的作品被引进。仅就与科学相关的研究,像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就有大量的经典作品被译介,对这些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与之相比,在科学史方面,不要说经典,就连一般性的著作,被译介的也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为了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也为了面向更广大的公众更好地普及科学和科学文化,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了这套科学史经典系列。谈到经典,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经典。在科学史的不同研究领域,也是一样。例如,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巨著,当然属于经典的范畴。但考虑到在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也就是说,近

代科学起源于欧洲,沿着这条发展的线索,至今,科学发展的主流和最重要的成就,仍主要在西方取得的,因而,对于弘扬科学精神和宣传科学文化来说,也对于填补国内科学史研究领域最大的空缺来说,对西方科学史研究经典著作的译介似乎更应放在优先的位置。我们在这套科学史经典系列的选题上,也正是体现了这种思考,并将一些更近期出版的有影响的科学史著作纳入进来。当然,由于版权联系的困难和译者队伍的限制,由于本套丛收出版规模的限制,也由于编者视界的限制,许多科学史的经典之作未能包括在内。但此系列丛书在国内是首次比较大规模出版科学史经典著作作为目标,毕竟是一个开端。万事开头难,有了开端,也就有了继续发展的可能。

正像文库名称除了谐音之外的另外一层喻意所提示的,我们希望,通过科学史经典系列的出版,能够使专业的学者因阅读这些名作而“三思”科学史这门学科,也能够使更广泛的读者因阅读这些名作而“三思”在其中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三思”之后,当然,就是行动的问题了。

刘兵

2005年 6月

前 言

我发现,本书的题目对于那些未曾研究过这个主题和对其不很熟悉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奇怪。但是,我所用作书名的这个短语,在西洋哲学、科学和反思性的诗歌中是那些最著名的语词中久用不衰的一个。在近代由这一短语或与之相似的短语所表达的这一观念,已经成为西方思想中最强有力和最持久的几个设定中的一个。实际上,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它可能是关于事物及宇宙构造模式的一般图式的最为广泛流行的观念。因此它必然预先决定了许多别的事物的现代观念。

真正奇特的是它的历史早先并没有人写过,而且它的意义和含意没有得到分析。对此,我想我所应该做的是,但看起来却不像是,历史的备忘录工作。如果它们不是历史的备忘录,我斗胆希望本书可能有助于使它们成为备忘录。确实,以往人们对历史的许多分离的部分已有所知,因此可以假定它们或多或少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正是它们和某一流行的观念的复合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常常是相互的,因而——似乎仍然需要加以说明。用作对宇宙加以描述性命名的“存在之链”(Being-chain)这一术语,通常是用来断言世界的三个特殊的、丰富的、和非常奇妙的特征的

· 源 ·

结构的一种方式,这些特征暗示了某种关于神的本性的概念。这一概念许多世纪以来都是和另一作为潜在对立面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一对立面最终会被揭示出来;西方大多数的宗教思想因此而深深地陷入自身冲突之中。关于终极价值的假设与关于世界之构成的同样的一些假说结合在一起,而又与别的同等流行的关于善的概念相冲突——前者只是在浪漫主义时期才表明了其全部的意义。这种价值观念,和关于宇宙是“存在之链”这一术语所蕴含的东西的信念一起,为解决恶的问题以及揭示事物之图式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和理性的图式的大部分较为严肃的企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关于自然之构造的同样信念,存在于更早一些的近代科学的背景之中,而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科学假说的形成。这些是我曾试图加以详细揭示和阐明的更为一般的历史事实。这种有关它们的绪言式的提示,至少有助于使读者有可能去判断这部书中的哪些主题会使他感兴趣,也使他容易地担当评论家的工作。——尽管像一个谨慎的作者那样,我曾试图避免在序言性的概括中过多地透露故事将叙述的情节。

这种诸观念的复合物的历史似乎曾经向我暗示(如果不是证明的话)某些哲学结论,对此我打算附加在最后一讲有关道德的部分中简单陈述。我意识到它们是非常不适宜讲的,因为为了充分地扩展它们将会过分拉长本书的篇幅。

这些讲演的绝大部分是按当时的口头讲演发表的。但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宽宏大量使它有可能作出相当大的扩充。主要是增加了较多的说明性的引文。我敢说,对某些读者来说,这些最终似乎还是内容多了一些。在我阅读此类著作时,当我希望看到其思想被研究的作者以实际的说法时,看到的却是其思想的摘要和意译,我常常为此而感到恼怒。因此,我所提出的原则是使相关内容

的文字做到充分合理地简洁。另一方面,我也不打算把所有的阐述全都包容进去;本书也不自诩为是一本,甚至差不多是一本重要的和与重要思想相关的著作之集大成者。

在我打算做的事情中,有某种根本上的困难,我希望仁慈的读者对此有所谅解。这些讲演并非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准备的,而是为各个领域的大学的听众准备的。本书的一个实质性的目的在于追寻那些与思想史上大量不同领域相关的观念。因此当涉及到属于某一领域的主题时,对某些问题作出说明看来也许是十分合适的,但对于那些精通这一领域的人们来说,这种说明又是不必要的了。然而,对于别的领域的专家,或者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对这一领域的内容就不可能有同等的了解了。

这里发表的如第 苑讲和第 苑讲中的某些段落先前已经在《现代美国语言学学会会刊》(第 卷第 期)上发表过。

感谢我的几个同事和朋友,他们不厌其烦地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特别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对于这些帮助,我要特别感谢乔治·博厄斯博士(),哈罗德·陈利斯博士(),罗伯特·蕴帕特森博士(),以及霍普金斯大学的亚历山大·维恩斯坦博士()、辛(),史密斯学院的尼科尔森博士(),我禁不住要向哈佛大学哲学系表示我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我的荣誉和荣幸,为我提供了一个以詹姆斯的名字命名的讲座。我这个哲学上的生手在这些年来取得了一点小成就,却获得如此殊荣。我第一次听詹姆斯讲学时,他以不可比拟的方式说明了“心灵的实用主义的开放”的含义,以及对人类的那些古老的问题进行新的和再次的探索的可能性。

亚瑟·韵诺夫乔伊 霍普金斯大学 年 猿月

. 远 .

诺夫乔伊和他的观念史研究(译序)

诺夫乔伊(1913—199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密苏里大学等大学任过教。他于1982年退休,同年创建了《观念史杂志》。他也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诺夫乔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观念史研究上,可以说是他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按照他的说法,观念史研究不是仅属于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它涉及到哲学、文学、科学、宗教等多个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存在巨链》一书是他观念史研究的最著名的著作。1985年,他还出版了《观念史论文集》,在该书中,他进一步探讨了浪漫主义、进化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尚古主义这样一些观念。他的其它哲学著作还有《反对二元论》、《对人性的思考》、《理性、悟性与时代》等。

诺夫乔伊所说的观念史研究是对人类思想史中的重要观念所作的反思和研究。由于这种研究主要是从哲学反思的高度出发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于哲学研究的范畴之中,但它决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研究。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我们思维的基本要素,离开它们我们就无法进行思想。然而人们却很少对这些观念进行认真的

研究,很少过问这些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以及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起了何种作用。诺夫乔伊正是意识到人类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从而开创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存在巨链》一书中,诺夫乔伊主要是研究了“存在巨链”(我原刚就译成“爆月链”)这一观念群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同时也研究了这一观念群与它们赖以产生的充实性原则、连续性原则、充足理由原则等思维原则之间的联系。可以说,能够把“存在”看做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巨大的链环,没有这些思维原则作基础,是完全不可能的。关于诺夫乔伊是如何论述这一观念和思想原则的,我不准备在此处赘述,其中精彩的内容留给读者自己慢慢欣赏和体味,在此我只想谈谈由诺夫乔伊所提出的有关观念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和问题。

首先是关于观念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问题。诺夫乔伊认为,他用观念史这种说法所表达的东西,与哲学史相比较,在所涉及的范围上既更加特殊一些,又更为宽泛一些。说它特殊一些,主要是指,哲学史主要是研究各哲学家或哲学学派发展的历史,而观念史则是研究哲学中的某些观念或观念群,研究这些观念或观念群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就此而言,它所研究的范围要相对狭窄一些;至于说观念史的研究在范围上比哲学史更宽泛一些,主要是指对这些观念或观念群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哲学,还涉及到其它各种学科,涉及到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现象。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诺夫乔伊把观念史的研究比作化学中的分析,也就是把各种思想和命题加以分解,分解成许多基本成分,分解成许多不能再分的最为简单的观念,这些基本观念他称之为单元—观念(我原译成“单元”)。而这些单元—观念也就是观念史研究的对象。要弄清哪些观念属于这种单元—观念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有许多看
· 愿 ·

似单元—观念的东西,其实是许多观念的复合物,例如那些被冠以各种主义(原~~理~~)的语词就是如此,甚至像“基督教”这样的语词,都不能说是基本的单元—观念,而是一些观念的复合物。

其次,尽管诺夫乔伊把各种“主义”排斥在单元—观念之外,但是,他却认为对观念的研究应当包括一些观念群;“存在之链”就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观念群,它虽然是由多个观念组合而成,但是诺夫乔伊认为它仍属于最基本的观念,属于单元—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诺夫乔伊那里,区分单元—观念的不是它的外在形式,而是它的内涵,某些观念尽管它在形式上是单一的,但它不属于单元—观念,某些观念在形式上是由多个语词组成的,但它仍属于单元—观念。

那么,究竟哪些观念属于这种单元—观念呢?也就是说哪些观念是观念史研究的对象呢?诺夫乔伊列举了属于观念史研究的五种单元—观念。它们分别是(员)某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某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正是这些如此理所当然的信念,它们宁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也不要正式地被表述和加以论证,这些看似如此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方法,不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细察,而常常对于哲学家的学说的特征具有最为决定性的作用,更为经常地决定一个时代的理智的倾向。”^①什么是诺夫乔伊所说的这种假设、思想习惯呢?简单地说,它们就是那些在某一时代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的、潜在的逻辑设定,或未能意识到的思维定式,比如 18世纪西欧人思想中关于“世界是简单的”,或者说“世界是既简单又复杂”的看法,就属于这种单元—观念。这些假定具有作者所说的那些

① 《存在巨链》英文版 第 苑页

般概念的意义归结为那些属于这类概念的具体可见的特殊事物的枚举。他认为,从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思想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理智习惯的巨大影响。可以说,这种唯名论的理智习惯对我们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仍然决定着他们的思维方法。

(~~狗~~作为观念史研究对象的,还有一种被诺夫乔伊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激情(~~责难~~)”的东西。所谓形而上学激情,作者指的是这种东西,即在一切对事物之本性的描述中,在对一个人所属的世界之一切特征的描述中,通过一些富于诗意的语词所造成的移情作用所唤起的某种相同的情绪,或哲学家或其他读者所表现出来的情调。这种东西显然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观念,但是就它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而言,确实起到和观念同样的作用。诺夫乔伊并没有具体地解释为什么把它们称作“形而上学”的激情。我以为,这大概是因为他所说到的这些激情,虽然具有情感的成分,但是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情感,它们所关涉的是形而上学思维方面的激情,这一点从他所提出的例证就可以看出。他认为,那种“审美的激情”和“奥秘的激情”就属于此类观念。它们是人们在阅读某本书籍或接受某种思想(如黑格尔的思想)时所引发的情感反射,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这类或那类情感反射产生于没有任何明确意象介入的读者之中。他提出,属于这类形而上学激情的还有“一元论的激情”和“唯意志论的激情”等。作者之所以把这些情感反射也归于单元—观念之中,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激情背后有一些潜在的思想作基础。比如,那种“指出隐藏的神秘的意义是多么令人兴奋和多么值得欢迎”的奥秘的激情就是由“一切陌生的东西都是惊人的”这一潜在的思想作为基础的,而“一切是一”¹;和任何别的数目比起来,有什么比“一”这个数更美丽更神圣²的思想则给如此之多的人们一种特殊的一元论激情的满足。据此,诺夫乔伊明确地提

出：不同种类的形而上学激情的感受性，我确信，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在通过巧妙地引导许多哲学家的逻辑的方式而形成哲学体系时起作用，而且是在他们曾经感染过的群体和几代人中的不同的哲学时尚和影响中起作用。发现这些变化着的感受性，揭示它们何以有助于形成一种体系，或给一个观念以貌似合理性并使之流传的精巧工作，是观念的历史学家工作的一部分。”^①

（源）作为一位观念史家还应该研究一个时期或一种运动中的神圣语词和成语，用某种观点去清除它们的模糊性，列举它们各种各样的含意，考察在其中由模糊性所产生的混乱结合的方式，因为这些语词和成语是在更大的思想运动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特别是这些语词的模糊性曾影响到各种学说的发展，或者加速某一流行的思想由一个向另一个，或许正好是向其相反方向的不知不觉的转化。而且由于这些语词的模糊性，它们很有可能作为历史的力量而产生某种独立的活动。它们可能由于与某一时代流行的信仰、价值标准以及口味相投而得以流行或被人们所接受，从而改变人们的信仰、价值标准、以及口味。他所举的神圣语词的例子就是“~~晕眩~~本性”这个词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晕眩~~”这个词是哲学语义学研究中含义最丰富的一个语词，也是其含义最为模糊的一个词，而这个词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实，与“~~晕眩~~”这个词一样的还有“~~月曜日~~”这个词，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界对“~~月曜日~~”这个语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也许这正是我国学界观念史研究的一个开端。

（缘）观念史要研究的还有这样一些观念，它们存在于被早期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所明白阐示的某种单一—特殊的命题或原则

① 《存在巨链》英文版 第 507 页

之中,以及和那些作为或曾被设想为它的推论的进一步的命题处在一起。这些观念和这些原则紧密相联,只有弄清了它们,才能对与之相处的命题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比如在诺夫乔伊的《存在巨链》一书中研究的“存在巨链”的观念,就属于此类观念。它是和“存在是充实的”、“存在物是连续的”以及“存在物是有等级的”、“充足理由原则”等假定命题或假设处在一起,存在于它们之中的。

最后,在对观念史的研究对象作了上述说明之后,诺夫乔伊进而提出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的问题。应该如何去从事观念史的研究?他给我们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员他认为,观念史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观念史的研究者应当穿越不止一个历史领域,而是穿越全部历史领域,即单元—观念以各种重要性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无论是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政治的历史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去追溯历史学家离析出来的每一个单元—观念。他认为,有些领域被人们认为与观念史研究无关,然而实际上它与观念史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园艺美化的历史是哲学的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部分,是研究观念史时不得不关注的方面。那种员德年以后在法国和德国迅速地流行起来所谓“英格兰式花园”的时尚,看起来与观念史或思想史毫无关系,只是建构花园的一种时尚技巧,其实它却是其后产生的某种类型的浪漫主义思潮的端倪。因此,当我们研究浪漫主义思潮时,我们就应该研究这一时期的园艺美化史。诺夫乔伊还认为,观念的历史学家在寻求某种观念或假定在某种哲学或宗教体系或科学理论中的最初起源时,他应当寻求它在艺术中,尤其是在文学中最有意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怀德海所说的,“正是在文学中,人类具体的见解才得到其表达。因此,当我们希望发现一代人的内心思想时,我们必

须考察文学,特别是在它的较为具体的形式中进行这种考察”。诺夫乔伊在他的《存在巨链》中考察“存在之链”的观念时,大量地引证了近代诗人们的诗歌,以此证明,这一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文学艺术之中,当然,这种作法对研究者的知识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它也给我们翻译该书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诗歌的翻译可以说是翻译工作中最难的。在说到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时,诺夫乔伊还对西方现行的教育体制表示了不满:严格的专业划分,各院系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为这种多学科的研究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当然也给观念史的研究制造了诸多的困难。

(圆)诺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一书中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那就是:他认为,观念史的研究不宜采取按国别、种族或语言来划分的方式进行,而应该按照一定的时代,或者该时代中的某些群体的划分来进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英国观念史,也没有什么法国观念史,国别之间的区别固然重要,但是观念变化主要还是时代的影响。在他看来,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远远超过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在他的这种说法中,我以为透出一种按时代精神或社会思潮研究观念史的想法。我以为这种研究方式比起我们现行的按照国别、民族、地域,以及按照思想家的人头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要好得多,因为它能够更好地把握观念发展的历史。最近,我们准备为我校人文试验班编一套融哲学、历史和文学发展史为一体的人文科学发展史,写作思路就准备按照诺夫乔伊的想法进行。

在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方面,诺夫乔伊还提出一个新颖的想法。他认为,我们不要一提起对历史的研究就想起那些著名的大思想家,而忽视那些不怎么有名的思想家。如果你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得到最广泛的传播的观念,那么对你来说,这些较次一级的作家也

就有可能和写过名作的大作家一样重要了。如果说得更极端一些,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小作家常常可以比那些大作家要显得更为重要一些。之所以如此,他援引帕尔默(李维译)教授曾说过一句真实且相当巧妙的话来加以解释:“一个时代的倾向,在它的地位低下的作者中经常比在那些居高临下的天才作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这是因为后者告诉我们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也告诉我们过去和未来。而那些较次的作家则主要是告诉我们过去,即告诉我们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显然和他前面所说的话有些冲突,因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精神,那么真正代表这个时代精神的,不会是那些不怎么知名的小作家,而是那些大作家。诺夫乔伊自己在《存在巨链》中研究的多半还是那些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和观念,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并未按其所说的去做。客观地说,这话应该是这样说:在我们研究观念史时,我们除了必须研究那些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外,也不应该忽视对那些有过一定影响的小思想家的思想的研究。

(猿)诺夫乔伊认为,观念史研究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去说明在观念的时尚和影响中的变化得以产生之过程的心理特征。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加以详细论证。而且在他对“存在之链”观念研究的过程中也未能作出明确的示范。我想他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提了出来,具体如何实施,也许他自己也还没有想好。

诺夫乔伊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使更多的人来从事观念史研究,但是,他也意识到,对观念史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向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观念史研究的人们提出了三条忠告。第一是告诉人们,观念史的研究是充满危险和陷阱的,它有自己特有的偏

激性。观念在其发展的历史中是混乱的,即使哲学史以及关于人类所有各个方面反思的历史,其大部分也都是观念混淆的历史。因而观念史研究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然而,就是错误也表明了这种研究的某种特殊本性、某些渴望、某些天赋,表明了那些陷入错误中的被造物所具有的有限性。第二是在我们从事研究时应该记住:虽然我们所研究的那些观念只是某一哲学家或某一时代思想的一个部分,是这些观念及其发展的历史,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放在全体中去认识和理解。他认为,在一个思想被专门化的时代中,要从各个领域中去研究观念史是有些困难的,而观念史的研究又要求我们对那些通常被设想为相互几乎没有关系的,通常是相当独立进行研究的大量学科的历史中的事件做出说明。因此诺夫乔伊强调:观念史不是那种具有高度专门化思想的学科的研究对象,观念史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有对不同学科发展历史的充分了解。诺夫乔伊最后告诫人们说,我们决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对观念史的研究,也不要因此而对观念史的研究漠不关心,因为科学研究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关于观念史的知识,要想理解主要领域内的大部分的西洋思想运动是不可能的。

观念史研究有助于扩展哲学史研究的范围,使哲学史的研究扩展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与科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研究紧密结合,从而开创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因此观念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它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驾驭众多原始资料的能力,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观念史的研究。不过我以为,虽然我们可能不适合从事观念史的研究,但是我们却不能没有关于观念史的知识,因为正如诺夫乔伊所忠告的那样:没有关于观念史的知识,要想理解主要

· 员远 ·